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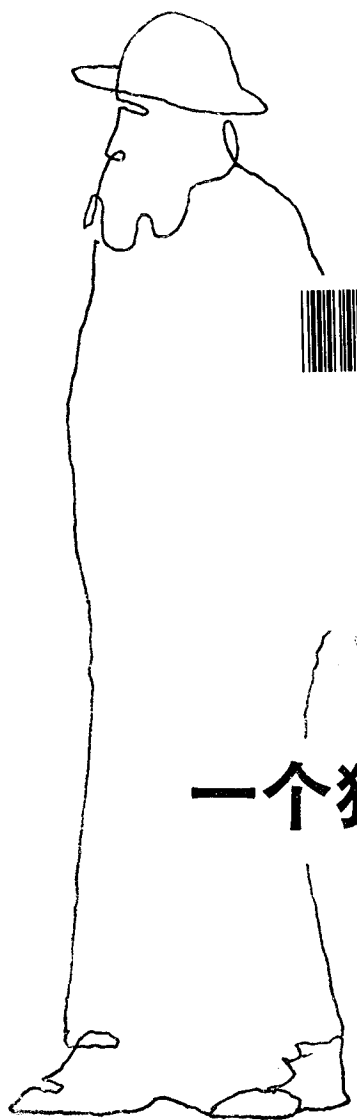
一个犹太人的命运

0576096

47.22
52-05

〔奥地利〕约瑟夫·罗特著

徐 晓 蓉 译
吴 永 年 校



一个犹太人的命运

江苏人民出版社

Joseph Roth

Hiob

Roman eines einfachen Mannes

根据西德 Rowohlt 出版社 1976 年 4 月第一版译出

一个犹太人的命运

〔奥地利〕约瑟夫·罗特

徐晓蓉 译 吴永年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125 插页 1 字数 110,000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0 册

书号: 10100·589 定价: 0.40 元

责任编辑 赵雯生

前 言

约瑟夫·罗特 (Joseph Roth 1894—1939) 是当代奥地利著名作家。

罗特出生于奥匈帝国加里西亚省 (今波兰东部地区) 一个偏僻的小城, 父母均为犹太人。由于父母早年离异, 罗特随母亲在外祖父家度过了孤独、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依靠舅舅的资助, 他总算接受了系统的德语文科中学教育。一九一四年, 罗特只身来到奥地利京城维也纳, 继续攻读哲学及德国文学史。在繁华的“艺术之都”维也纳, 罗特受到了古老奥地利精神和文化的熏陶, 滋生了对显赫一时的奥匈帝国的热爱与追随, 这同他对故乡及犹太文化的眷念一道, 构成了他毕生文学创作的两大主题。因此, 后来他既被称为古老奥地利的诗人, 又被称为东部犹太民族的诗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他辍学入伍; 返回维也纳后, 因无力继续学业, 遂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他曾为奥、德、捷许多知名报刊的副刊撰稿。在二十年代中期, 他已成为一位名噪一时的副刊作家。

还在大学期间, 罗特已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陆续发表过不少诗歌和长、短篇小说。一九三〇年, 他的长篇小说《一个犹太人的命运》(原名《希约普——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的发表, 才真正奠定了他作为一位知名作家的地位。他随后于一九三二年发表的《拉得茨基进行曲》, 标志着他艺术上的日臻成熟, 因而成为他的代表作。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上台后，罗特最先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于次日就离开柏林前往巴黎，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他曾多次出游，足迹遍及法、瑞、奥、比、丹诸国，与不少进步流亡作家，如S·茨威格、E·基施等过从甚密，特别是与茨威格长期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在此期间，罗特一方面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也积极致力于文学创作活动，发表了《卡普栖陵墓》、《第一千零二夜的故事》等作品。

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特别是长期过度的酗酒，使罗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九三八年秋，罗特患心肌梗塞症而病倒，从此日益穷困潦倒。他逝世前数周口授发表的文章《歌德的橡树在布痕瓦尔德》，融合了他对德国文学深沉的热爱和对法西斯主义的无比憎恨，然而他终究没有从人民的进步事业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他颓丧了，落伍了，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一九三九年五月，约瑟夫·罗特在巴黎一家贫民医院溘然长逝，终年四十五岁。

希约普原是《圣经·旧约》传说中一个备受苦难与不幸，最后得到幸福的人物形象。本书主人公曼德尔·辛格正有着和希约普一样多舛的命运。曼德尔是加里西亚省一个偏僻乡村的贫穷的犹太教师。他安分守己，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地信奉上帝，然而偏偏遭到了接连不断的打击：大儿子当了哥萨克大兵，放荡不羁，在战争中下落不明。二儿子为逃避兵役辗转到了美国，含辛茹苦，成家立业，正待取得成功之际，因战争爆发，被迫应征入伍，不幸在欧洲阵亡。噩耗传来，妻子德波拉因极度哀痛而死；不久女儿也疯癫了。曼德尔的小儿子一生下就是一个丑陋、畸形的低能儿。在曼德尔举家迁往美国投靠二儿

子时，他因不便同行被托付给邻居，战争又割断了曼德尔与他这唯一的亲人的联系。于是，突然间，曼德尔变成一个没有亲人、没有故乡、生活无着的孤苦伶仃的老人。

巨大的悲痛使曼德尔几乎发狂，但同时也使他清醒了。他忽然悟出一个道理：他愈是虔诚地信奉上帝，上帝就愈是严酷地惩罚他。出于极端的痛苦、怨恨和愤怒，他咒骂起上帝来，与过去数十年的信仰决裂了。

从此，曼德尔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只是与小儿子重逢的一线希望支持着他活在世上。他暗自积攒着每个小钱，准备回乡探望儿子并打算老死在故乡的土地上。然而奇迹发生了。一天，他日夜思念的小儿子突然来到他面前，原来这畸形儿已经治好了病，成为一位大音乐家，特地到美国来寻访自己的亲人。在饱经人世沧桑之后，曼德尔终于回到了亲人的怀抱，甜美地睡着了。

纵观全书，作者通过对曼德尔一生的描述，揭露了宗教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是多么的沉重。它蒙蔽了人们的眼睛，束缚了人们的手脚，让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听任所谓命运的宰割。当我们读到曼德尔在极度悲痛中对上帝发出愤怒的诅咒时，不由得产生了感情上的强烈共鸣；而当我们读到他在即将把平日视为至圣的祈祷用具投入熊熊烈火的一瞬间，又犹豫、退缩的时候，不由得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更“怒其不争”。然而曼德尔的犹豫不正反映了作家本人的软弱吗？罗特本人政治上是幼稚软弱的，他虽然曾向恶势力进行过“唐·吉珂德”式的斗争，但他始终没有认识到人通过自己的力量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奇迹般的团圆结局是很不真实、很不可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暴

露了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

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都直接、间接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作者在书中对于这次帝国主义之间的不义战争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对于它带给无辜老百姓的苦难作了客观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德波拉的感受,对残暴不仁、嗜血成性的俄国沙皇,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控诉。

本书还通过穷教师曼德尔一家从欧洲到美国的前后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犹太人,特别是下层贫苦犹太人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当时欧洲犹太人向美国迁徙,并在那里定居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犹太民族的了解,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

《一个犹太人的命运》这部作品与罗特的其它一些主要作品一样,是以波兰东部地区,也就是作家的故乡为背景的。罗特对于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寄予无限深情,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古老的传统习俗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文笔细腻动人,忧郁中夹杂着淡淡的嘲讽,写实中糅合了微微的夸张,使全书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洋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正因为作者的同情完全在受命运压迫的弱者一边,所以他笔下的这个普通犹太人的命运,才能如此地牵动着读者的心。

西德著名作家伯尔十分推崇罗特,并把这本书誉为“两次大战之间出版的最佳作品之一”。

本书出版以来,立即被译为英、法等多种文字,并多次被改编为剧本、电影剧本,一九七八年在西德被改编为电视剧再度上演,受到国内外读者和观众的欢迎。

译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

第一部分

1

许多年以前，在楚赫诺夫地方，住着一个名叫曼德尔·辛格的人。他十分虔诚，敬畏上帝，是个极其平凡、极其普通的犹太人。他从事平凡的教师职业。在他那所仅有一间宽敞厨房的屋子里，他向一些学童传授有关圣经的知识。他教得可真卖力，却没有取得显赫的成就。成千上万人在他以前就象他那样地生活和教书了。

曼德尔苍白的面孔就象他的性格一样不值一提。腮边长满黑胡须，嘴巴都被遮住了。眼睛又大又黑，被沉重的眼睑半掩住，呆滞无神。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黑格绸便帽，这种绸料子常用来制作那些老式的廉价的领带。他身上罩着一件当地流行的、半长的犹太袍子。每当曼德尔·辛格匆匆地穿过小巷时，袍子的下摆就飘荡起来，有规律地使劲拍打着高帮皮靴的靴筒。

辛格似乎很少有空闲时间，总象有什么急事要办。他的生活肯定一直很艰难。对他来说，生活有时简直是个烦恼。他得养活妻子和三个孩子（她正怀着第四胎）。上帝赐给他多子女的命运，赐给他一颗平静的心，也赐给他一双劳碌的手。他们夫妻俩没有金银要称，也没有钞票可数。他们的生活就如同一条流经不毛之地的可怜的小溪，不断地、急匆匆地向前流去。每天早晨，曼德尔在祈祷时感谢上帝保佑他睡了一觉，感谢上帝在他醒了过来时，又赐给他新的一天。太阳下山时，他做第

二遍祷告。当第一批星星在天空中闪烁时，他做第三次祈祷。临睡觉前，疲乏的嘴里还在念念有词，既匆匆而又热情。他睡觉从不做梦。他的良心是纯真的，心灵是纯洁的。他没有什么需要后悔，也没有什么需要追求。他爱他的妻子。他胃口很好，每顿饭都狼吞虎咽，吃得很香。他两个年幼的儿子约那斯和舍玛经常因不听话而挨他揍。他对最小的女儿米雅姆却是分外疼爱。她有着象他那样的黑头发和象他那样目光呆滞而又温和的黑眼睛。她四肢柔软，关节娇嫩，象是一只小羚羊。

曼德尔教十二名六岁的学童阅读和背诵圣经。每星期五，这些孩子每人交给他二十个戈比。这些钱就是曼德尔·辛格唯一的进项了。他才三十岁。可是，再多挣几个钱的指望是微乎其微的，或许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学生们年龄稍大一些以后，就到别的更有才华的老师那儿去求学了。生活费用一年比一年昂贵，收成却越来越可怜。胡萝卜少了，鸡蛋分量轻了，土豆冻坏了，汤变薄了，鲤鱼瘦了，梭子鱼短了，鸭子没油水了，鹅咬也咬不动，鸡简直没什么吃头了。

曼德尔·辛格的妻子德波拉抱怨着。德波拉这女人有时就象着了魔。她咒骂富人有财产，忌妒商人赚到钱。在她眼里，曼德尔·辛格太微不足道了。她常常因为孩子，因为怀孕，因为物价昂贵，因为薪俸菲薄，有时甚至因为天气恶劣而责怪他。每到星期五，她把地板擦得黄澄澄的。她宽宽的肩膀有规律地上下起伏着，她那有力的双手在每块地板条上来回擦拭着，她用指甲剐进地板缝隙，抠出那些黑黢黢的污垢来，然后，用桶里的水冲个一干二净。她匍匐着，宛如一座会移动的大山，渐渐移过那间搬空了的、粉刷成蓝色的房间。那数得过来的几件家具都搬到了门外去通通风，那是一张褐色的木床、几张草垫、

一张刨得光光的桌子，还有两张又长又窄的板凳，其实就是草草钉在四根竖立的木棍上的横木板。

暮色刚刚降临，德波拉就点燃了镀银烛台上的蜡烛，两手在胸前合十，做起祷告来。这时，她的丈夫回来了。他穿着一件黑色绸衣，脸显得越发白皙，胡须也比平时更显得乌黑。刚清洗过的地板，在残阳中闪闪发光，迎接着他。他坐了下来，唱起一小段赞诗。接着，全家老小就一块儿喝起热汤来。他们笑眯眯地瞅着汤盘，谁也不说一句话。屋里暖和起来。锅里、碗里和每人的身上都散发出热气。镀银烛台上的蹩脚蜡烛点不了多长时间就发软变弯了。蜡烛油滴到红底蓝格的桌布上，转眼就结成了块。有人推开了窗户，残烛支撑着又亮了一会儿，就静悄悄地燃尽了。孩子们躺到炉灶旁的草垫上，两口子还坐着，怀着夹有一丝忧伤的庄严心情，瞅着蜡烛那最后一星点锯齿形的蓝色火焰。它们从烛台的空穴里喷射出来，又象波浪一样软绵绵地沉了回去。蜡烛油还在闷烧，一缕蓝烟从烧焦的烛心里飘上屋顶。“唉！”女人叹了一口气。

“别叹气呀！”曼德尔·辛格提醒她说。两人沉默不语。“我们去睡吧，德波拉！”他命令道。于是，他们就轻声做起晚祷来。

每个周末的安息日仪式，就是这样以沉默、点蜡烛和唱赞诗开始的。过了二十四小时，在夜里，这种仪式又重复一遍，从而宣告又一个艰辛的星期开始了。在盛夏的一个炎热的下午，约摸四点钟，德波拉分娩了。她最初的叫喊声干扰了正在上课的十二名学童的吟诵。因此学童们全回家了。他们开始放假七天。曼德尔又添了个孩子，这个老四是男孩。八天以后，他行了割礼^①，取名曼努希姆。

^①按犹太教习俗，男孩生下后，均要割除包皮。

曼努希姆没有摇篮。他躺在一个柳条编的筐里，筐象一具枝形吊灯，用四根绳子悬挂在房间正中天花板上的一个钩子上面。曼德尔·辛格偶尔也亲切地用指头轻轻叩叩那吊着的柳条筐，吊筐就立即摆动起来。这种晃动有时也能哄住婴儿。但有时根本不管用，止不住他的呜咽和号叫。他呱呱的喊声在圣经的神圣字句上飘荡。这时，德波拉就站到一张小矮凳上，把孩子抱下来。她那雪白丰腴的大乳房从敞开的上衣里露了出来，强有力地吸引了两个大男孩的目光。德波拉的三个大孩子站在她的周围，又忌妒，又渴望。她似乎也在给他们喂奶。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听着婴儿吧嗒吧嗒的吮奶声。

光阴荏苒，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逝去。十二个月后，一年就过去了。曼努希姆一直在吃母亲的奶，奶水已变得稀薄了。德波拉却没法给他断奶。到了第十三个月，曼努希姆开始做鬼脸了，象牲畜一样呻吟，呼吸十分急促，并且以一种十分古怪的方式喘着粗气。他的大脑袋象只南瓜，笨重地吊在细细的脖颈上。宽阔的额头上布满皱纹就象一张被揉皱了的羊皮纸。他的两条腿弯曲着，宛如两张木弓，毫无生气。两条精瘦的小胳膊抽搐个不停。嘴里断断续续地发出令人好笑的声音。要是他哭闹起来，母亲就把他从摇篮里抱起来使劲地摇晃，直晃得他脸色发青，几乎喘不过气来。然后，他自己又慢慢缓过气来，母亲把滚水泡热的茶叶包在好多个小口袋里，搁在他瘦削的胸口上，又用莴苣叶子裹住他细细的脖子。“没关系的，”他父亲说道，“这是因为他在长个子！”“外甥象舅舅嘛。我的兄弟也这样折腾了五年呐！”母亲说道。“长大就会好的！”旁的人也随声附和着说。有一天，因城里天花蔓延，当局就规定人人必须接种牛痘。于是，医生们就闯进犹太

人的家里来了。有些人躲藏起来。可是，曼德尔·辛格这个正派人并不逃避上帝的任何惩罚，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接种。

那是一个炎热、晴朗的上午，一个委员会的人走进了曼德尔家所在的巷子。曼德尔家就在犹太人住的那几排房子中的最后一幢里。索尔蒂修克大夫有着一副褐色的面孔，他蓄着金黄色的小胡须，酒糟鼻上架着一副金丝夹鼻眼镜。他裹着黄澄澄的皮绑腿，因为天热，一件外衣就马马虎虎地披在一件蓝色的衬衣上，两只衣袖看上去象是又一对手臂，似乎也准备着给人接种呢。就这么着，医生索尔蒂修克在一名夹着一厚本登记簿的警察的陪同下，迈着大步走进了犹太人住的巷子。那些没有躲藏好的女人和小孩的哭号声迎面扑来。警察从深深的地窖和高高的顶楼里，从小房间和大草筐里，把躲藏着的女人 and 小孩找了出来。骄阳似火，医生汗流浹背。他至少得给一百七十六名犹太人接种。每溜走一个或少找到一个人，他都暗暗地感谢上帝。走到第四幢粉刷成蓝色的小屋时，他示意警察不必再起劲地去四处找人了。医生越是往前走，叫喊声就越响。叫喊声伴随着他的脚步声。那些胆战心惊的人们的嚎叫声和已经接种过的人们的诅咒声交织成一片。医生给弄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到了曼德尔家小屋里，他就在一条长凳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沉重地叹着气，向主人要了一杯水喝。他的目光落在小曼努希姆身上。他抱起这残废儿说：“他得了羊痫风。”这使做父亲的感到恐惧起来。“所有的小孩都会抽筋的，”做母亲的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不是那么回事，”医生肯定地说，“不过，我或许能把他给治好。他的眼睛里还有生气。”

他想马上就把孩子带到医院去。德波拉倒挺乐意。“他们会尽心尽意地把他的病给治好的。”她这么说道。可是曼德尔不

同意地说：“闭上你的嘴，德波拉！要是上帝不乐意，是没有一个大夫能把他的病治好的。难道他得呆在俄国小孩堆里长大成人？难道他就该听不见一句圣人的教诲？就该象人们在医院里那样，光吃牛奶、猪肉还有奶油煎鸡块？我们穷是穷，可是我不能因为可以不花钱治好曼努希姆的病，就把他的灵魂出卖了。在陌生人的医院里是看不好病的。”曼德尔象个英雄似的把白白的瘦胳膊伸过去让医生接种，却不让带走曼努希姆。为祈求上帝拯救他的小儿子，他决定每星期吃两次斋，星期一次，星期四一次。德波拉打算到墓地去参拜，去恳求列祖列宗为她在上帝面前求个情。但愿曼努希姆总有一天会痊愈，不致变成一个羊痫风病人。

可是，自从接种的那一刻起，恐惧就象个硕大无朋的怪物，时时盘桓在曼德尔·辛格家的上空，忧虑就象一阵持续不断的、灼人的热风，刺透了家里每个人的心房。德波拉唉声叹气也不再被丈夫训斥了。在做祷告时，她比平时更长久地把脸埋在手心里，她这样做似乎在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可以埋藏恐惧的黑夜，也创造出一片可以寻求宽宥的黑暗。因为她相信，上帝的光辉是在暮色中闪耀的，上帝的仁慈是在黑暗中显示的，就象圣书上写的那样。然而曼努希姆的毛病并没有停止发作。几个大孩子不断长大，他们很健康，在母亲看来，他们仿佛在故意与病孩子曼努希姆为敌似的，他们愈是健壮，曼努希姆就愈显得羸弱，母亲就愈感到不祥。那几个健壮的孩子就好象从体弱多病的弟弟身上汲走了所有的力量，德波拉恨他们的叫嚷，恨他们红红的面颊，甚至恨他们挺直的四肢。她不论刮风下雨，都要到墓地去参拜。她用头去撞击那些布满苔藓的砂石，因为这些苔藓是从她祖先的骨骸上长出来的。她呼唤着

死去的先辈们，并自认为听到了无声的、安慰她的回答。在归途中，她战战兢兢的，期望看到她的儿子健康地站在她的面前。为此，她耽误了一切家务事：汤溢了出来，陶罐裂了，炒菜锅生了锈，发着混浊光泽的玻璃杯乒乒乓乓地砸得粉碎，煤油灯罩上满是煤烟，灯光变得黯淡了，灯芯烧得只剩下可怜的一小截，地板上堆积着几个星期来好多双脚留下的污垢，罐子里的猪油化掉了，孩子们衬衣上的纽扣就象冬天来临时的树叶一样落了个精光。

过了夏天，又过了雨季，大雪纷飞的季节到了。在耶稣受难节的前一个星期，有一天，德波拉拾掇起躺着孩子的柳条筐，给孩子盖上羊毛毯，把他搁在马车夫萨迈施金的马车上，就上住着犹太教士的克鲁秋斯克去了。当作座位的木头板条就这么放在稻草上，随着车子的颠簸滑来滑去，象活了似的，总想蹦起来，德波拉全凭她身体的重量才压住了它。蜿蜒曲折的窄路上尽是银灰色的淤泥，过路人的长统靴和马车的半截轮子都陷在里面。雨水洒遍田野，把星星点点的茅舍上空的炊烟都化为尘雾，它不厌其烦地想把它碰到的一切坚硬的东西——从漆黑的土地里钻出来的象白色牙齿般的石灰石，路边锯断的树干，锯木厂门口堆得层层叠叠的、散发出香味的木板，还有德波拉的头巾和盖在曼努希姆身上的毛毯（小曼努希姆可不能沾上一点水珠），一切的一切，它都想把它们化为重粉。德波拉算计着，她还得坐四个钟头的马车。要是雨不停，她就得在小客栈里歇歇脚，把毯子烤烤干，喝上一口茶，啃上一点随身带来的、业已泡得发软的罂粟子烤饼。这样一来，可能就得花上五个戈比。五个戈比，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幸而上帝洞察一切，雨停了。从急速掠过的云块上端，露出了惨

淡的太阳。只不过个把小时吧，它便在更浓的暮色中最后地消逝了。

德波拉到达克鲁秋斯克时，已是黑夜沉沉了。许许多多失去了主意的人都已来到这里，想见见教士。在克鲁秋斯克这个地方，约有几千所低矮的茅草顶、木板壁的房屋，还有一个方圆几公里的集镇广场，它就象个干涸了的湖，四周挤满了房屋。七零八落地停放在广场上的马车，令人想到了触礁搁浅的破船。此外，它们是那样渺小和微不足道，渐渐地隐没在四周的黑暗中了。卸下轭具的马匹在马车旁嘶鸣着，疲倦的蹄子把黏糊糊的烂泥踩得吧嗒吧嗒响。偶尔有个人，手里拎着摇摇晃晃的昏黄的马灯，从黑暗深处游荡出来，去取回一条忘记拿走的毯子，或是拿走一只装着口粮的丁当作响的饭具。来投宿的人们给安顿在广场四周数以千计的小屋子里。他们就睡在当地人的床铺旁边的木板床上。他们当中，有慢性病患者，有神经病人，有驼子、瘫子和白痴，有得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人，有害沙眼的人，有不养孩子的女人，有带着畸形儿童的母亲，有害怕坐监牢、服兵役的男人，有祈求平安逃脱的开小差的家伙，有为医生不收、社会不容的人，有受到尘世间的正义残酷对待的人；有的忧心忡忡，有的孜孜以求；有的饥肠辘辘，有的脑满肠肥；有骗子手，也有老实人，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德波拉住在克鲁秋斯克她丈夫的亲戚家。她没睡觉，整夜蹲在曼努希姆的摇篮旁，摇篮放在墙角里的炉灶边。房间里一片漆黑，她的内心也是一片黑暗。她再也不敢呼唤上帝了。对她说来，上帝太高、太大、太远，在无穷尽的天空中的无穷尽处，她本来应当用她那千万遍的祷告搭成一架天梯，好去抚摸上帝的一角衣裾。她寻觅着死去的庇护人，呼唤着她的父母，

呼唤着曼努希姆的祖父——曼努希姆就是取的他的名字。然后，她又呼唤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呼唤摩西的骨骸，最后呼唤了先祖母。只要有可能求情的地方，她都送去了她的叹息。她叩击过成百的坟茔，叩击过成百扇通向天国的大门。因为等候求见教士的人太多，她担心明天见不上，于是又首先祈祷能有好运气及时地挤上前去，似乎她儿子的康复已是一件小事了。好不容易，她透过黑色窗板的缝隙看到了几缕熹微的晨光。她连忙起身，点燃炉灶里的干燥的松木屑，找到一只锅子，从桌上端来茶炊，朝炉膛里扔进一些点着了的松柴，加上煤块，扶着茶炊的两个把手，弯下腰朝里面吹气。火花迸射，在她的脸旁噼噼啪啪地直响。她似乎是按照某种神秘的宗教礼仪在做着这一切。过了一会儿，水沸腾了，又过了一会儿，茶滚开了，全家人都起身了。他们各自坐下，端起陶制的茶碗啜饮起来。德波拉从筐子里抱起儿子，儿子轻轻地哀哭了起来。她以一种发狂的柔情迅速地吻了孩子好几下，她湿润的嘴唇吧嗒吧嗒地吻着孩子灰白色的小脸，吻着他瘦削的小手、弯曲的瘦腿和肿胀的肚皮，好象在用她那母亲爱抚的嘴在拍击孩子。接着，她裹起孩子，在包裹外面又系上一根绳子，把孩子挂在脖子前，好空出两只手。她得在教士门前拥挤的人群中为自己挤出一个位置来。

她尖声叫嚷着冲进了等候的人群，无情地挥舞着拳头把她体弱的人挤到一边，谁也拦不住她。有人挨了她几下拳头，躲在一边，回头朝她望望，想训斥她几句时，就会被她的模样所震慑：她的脸上流露出灼痛的表情，她张开着的红红的嘴里，似乎正要喷涌出一股灼热的气息，大颗大颗晶莹的泪珠正从潮红的面颊上滚落下来，伸长的脖颈上暴出粗粗的青筋，她

内心的呐喊，在血管里奔突着、积聚着，最后，就要爆发出来。德波拉象是一团火炬，在人群里呼啸而过。她终于挤到教士的门前，突然尖叫一声，跌倒在地，伸出的右手还紧紧握住门把手，随之，周围陷入一片可怖的死寂之中。她用左手拚命捶打着褐色的木门。曼努希姆拖挂在她胸前的地上。

有个人打开了门。教士站在窗前，背朝着她，那是个瘦瘦的穿着黑色衣服的身影。突然，他转过身来。她还是呆在门槛边，双手捧着她的儿子，仿佛是在奉献着祭品。教士苍白的面孔似乎与他的白胡须正相称，德波拉捕捉到他脸上忽然闪过的一道微光。她曾打算向这位圣人的眼睛望望，好使自己确信，他的确是无比宽厚仁慈的。可是，现在她站在这里，眼泪汪汪的，只能透过迷蒙的泪眼，模糊地看到这位圣者。她自认为看见他举起手，竖起两个瘦削的手指表示祝福。虽然教士只不过是轻声低语，德波拉却真切地听到了他的声音：

“曼努希姆，曼德尔的儿子，是会健康起来的。在以色列，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多见的。痛苦会使他聪慧，丑陋会使他善良，苦难会使他温和，疾病会使他强壮。他的目光将会远大而深邃，他耳朵的听觉将会清晰而灵敏。他将不轻易说话，而一旦开口，他就会带来吉祥的讯息。别担心，你回家去吧！”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他会健康起来？”德波拉轻声地喃喃问道。

“要过很多很多年，”教士讲，“可是，你别再往下问了，我没有时间了，而且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了。你不要离开你的儿子，即使他成了你的累赘，也不要抛弃他，他和你的其他几个孩子一样，都是你生养的。去吧！”

到了外面，大家给她让出了地方。她两颊苍白，两眼干涩，